忘不了的黄河大堰

◎宋翠荣

去年暑期参加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坐车沿黄河南大堤赶往滨州，心一下就被堤岸两侧的绿色给攫住了：树木庄稼的那种绿，不是我在县城及周边所见到的那种干瘪憔悴的黑绿，而是充盈润泽的鲜绿。真可以用“青翠欲滴”这个词了！我怀疑自己不是行走在黄河堤坝上，而是徜徉于长江岸边。绿色一路跟随，像一挂延展不尽的画轴，滋润着我的眼，我的心，滋润着身上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像下了一场透雨似的，让干涸了三四十年的记忆泉水汩汩涌出……

春雨过后，众草萌生，高高长长的黄河大堤变成一条空中玉带。缠绕玉带的丝线中有种叫碱蓬菜的植物，纤弱柔嫩，亭亭直立。不需挖根，只中间一掐，干干净净地放到篮子中。回家用水一焯，盐、蒜末一拌，清爽可口。也可油煎，但那时缺油，大多凉拌。在县城工作后，看见山上有类似的菜，便采来如法炮制，却难以下咽。看着挺嫩，却硬得扎嘴，像嚼草一样。此后再不吃它。有一年到滨州，饭桌上有这种小菜，大家都说好吃，我试着尝了一口，果然吃出了家乡的味道。后来得知，黄河沿岸地方的这种菜最好吃。这让我明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一方水土也长一方植物。现在去滨州，必不可少地要点它来吃。我家乡的黄河大堤上还有碱蓬菜生长吗？来年春天去采采看！

春季采青在堤上，夏秋“作战”可就要过堤了。我们那儿称黄河大堤为大堰。一道大堰像一道分界线，分成了贫富两个世界。堰北，由于黄河肥沃泥土的覆盖，庄稼长得格外好。因此，堰北人的日子过得富足。而堰南则地势低洼，一片一片的碱场地冒着盐花，没有多少收成。想让日子过得不至于太窘迫，就得到堰北拾庄稼。

麦收拾麦就像进行一场大战役。场面之壮观，人数之众多，战法之灵活，和真正的战役不差上下。黎明，一股股小部队就从堰南四面八方向大堰聚集，然后过堰进入战场。派出侦察兵侦察好作战地点（哪块麦田刚收割）后，快速投入战斗。采用分兵夹击的方式——两支队伍分散麦地的两头，先观察试探，再一点点推进。看守人跑这边，那边的又下手。两头折腾，两头都难顾，最后失守。攻占一块阵地后，接着转入下一块。有时声东击西，有时调虎离山；或明打，或偷袭，全看战争形势的变化。最后全面攻破，取得决定性胜利。每人带着自己的战利品——一大捆麦子，或背或扛地回家。十天左右，战役结束。

相比麦收，秋天的“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但战斗时间更长，战斗内容更丰富多彩。其中，捡豆子是秋季作战最主要的一项任务。捡豆子很有趣，大车从地里经过，成熟的豆荚啪啪裂开，豆粒滚落在车辙内。顺着车辙划拉划拉就是一小把，吹去豆叶，手心里倒几倒让沙土落下，放在脖子上挂的粗布书包里。暮色笼罩大地时，它也肚儿圆圆地跟着回家了。也捡豆秸，但以捡豆粒为主。若是黑豆更好，黑豆原本比黄豆大，在湿润的泥土里一泡涨，羊粪蛋似的，煞是喜人。有一次路过一块高粱地时，幸运地捡到些难得一见的红小豆，红红的豆子晶莹放亮，别提有多高兴了。我记得用那些红小豆到粮所里换了半瓶油回来，一家人欢喜得不得了。

最闲适惬意，也最诗意浪漫的则是刨花生了。听着黄河的波涛，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坐在细柔的沙土地上，用特制的轻便五齿耙一下一下刨，偶尔一颗人参果一样的花生跑出来，便喜不自胜。即便是发了芽的也不丢弃，带回家当菜吃。现在知道营养专家们都特别推崇花生芽，说它的营养价值是花生的几倍，没想到那时的我们歪打正着地吃到了这么高营养的东西。

全家总动员（男人除外），每年拾得的一二百斤小麦，必不可少地滋养着我们的生活。生产队里每人只分得三五十斤，根本不够。逢年过节，修房盖屋，抑或老人生日、孩子满月，总要吃顿水饺、蒸锅白馍吧。平日里想沾点面粉那是妄想。有了多出来的这些，母亲在包菜团子、擦饸饹时就能在地瓜粉中掺一点白面进去，既筋道又爽滑。豆子和玉米一块磨成粉，放上花椒、八角、盐贴饼子，别提有多香了。豆子还可做豆豉，煮咸菜。花生炒熟，是过年招待来客的佳品，也是我们最好的零食。

秋收过后，绿意退去，金色消失，庄稼的香气也已飘散。只剩下黄土漠漠吗？不，仍有意外收获。有一年，黄河闹了点小脾气，把将要开桃的棉田给淹了。水退去，风一吹，太阳一晒，棉桃张开嘴笑了。堰南人得知消息，如获至宝，纷纷前去采摘。虽然染着黄土的颜色，但纺线织布、絮衣做被都非常柔软且有弹性。有人开玩笑说：“黄河是心疼咱们买不起染料，早就替咱们染好了。”我去县城一中上学盖的被子，就是这种黄棉花做的。

还有一年，成群的大雁飞过黄河就不再往南飞了。不知是累了还是感觉温暖可栖而选择在此越冬。它们饮着黄河水，吃着碧绿的麦苗，悠哉悠哉，好不惬意。人们没有去伤害大雁，而是帮它打扫卫生——拾雁粪。于是，整个冬天，小推车在大堤上往来不断。雁粪是很好的喂猪喂羊饲料，推回去省下自家饲料不说，还能让猪多长膘呢！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我们之所以没有太过饥寒交迫，就是因为有黄河大堰的护佑（1976年，大堰挡住了凶猛的黄河水，使堰南免遭淹没）和恩赐。每当爬上高高大堰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进入高门大户的感觉，感谢它为生活搭建了一架希望的阶梯，感谢它在我灰色的记忆中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自从去年眼睛受了堤内绿色的晕染以后，灵魂也像被摄取了一般，总招引着我想到堤上走走看看。

春节回乡之际，顺着大堤去了趟梯子坝。说来惭愧，被誉为“黄河险工第一坝”的梯子坝，还是第一次去。虽然冬日景色萧条，不是旅游的好时节，却游人如织，车辆长龙似的一直排到大堤。清明时节，沿堤桃花正灼灼盛开，从姿态到颜色已美到极致。有人却说“你错过‘海棠节’了，万亩海棠粉花玉蕊的，那才叫漂亮哪！”暑假又去看了荷花及绿柳，秋上还要去摘无花果和黄金梨！无论看什么，我都觉得比别处的景致更美；无论吃什么，我都觉得比别处更香甜。春天观花，夏季赏柳，金秋尝果，冬日还可溜冰。古老的黄河大堤不仅防沙挡水，保护家园，还成为现代农业的观光地。它正以新的面貌展示着永久的魅力！现在市里又举办“沿着黄河去码头”自行车大赛，吸引了全国的骑行爱好者参加，滨州的黄河大堤更有名了。下次上堤，我也骑行！

童年散忆

◎冷秋

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正是春天芦苇发芽的时节，我喊她老亲娘的邻居，站在村头的小平桥上，看着正在苇子沟里专心拔芦苇芽的我，她逗我说：“闺女，你出生那天我看到天上有像龙一样的一条条云彩，原来，这龙——还吃芦芽啊？”

我属龙，可是龙到底是啥样子我从来没见过，老亲娘大概也不能说明白。我奶奶说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小村子在久远的年代前曾被称作“花红陌绿的邢阿寨”。虽然村子穷乡僻壤，但是祖母极为要强又极为勤劳节俭，她寡居带大了我的父亲并把他培养成一名人民教师，我有记忆的时候家里就有了四合院的房子。我妈妈那时是一名缝纫能手，逢年过节，三里五村的人总是慕名前来，请她裁剪制作衣服。我的第一次记忆是家里中堂上挂着的巨大的毛主席画像，耳朵的第一次记忆是每天黎明时分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新华社消息”，那个说“新华社消息”的声音真是好听极了，播送新华社消息之前那一阵悦耳的音乐也好听，我总是在那声音里觉得心里晃悠悠的，我觉得这是长大后我老爱上课出神、总是一听音乐就向往远方的根源。

我曾经不太清楚为啥我们的村子曾被叫作邢阿寨，我长大后读了几本书，越读越迷糊，我以为我们山东人是不说“寨”这个字儿的，只有南方人、山里人才把某个村庄叫作“寨”，比如我们村有时演的电影里就说“某某山寨”。当然那个“阿”是我们明集这地方的特殊方言，当属于语气助词，不是现在流行普及过来的南方那样子——在名字之前使用的那个意思。比方说我们赶集，去乡里明集村赶集就说是“赶民阿集”，去离家近的“片儿”上赶集，就说是“赶颜阿集”。很多年里，我不管是在哪里，往往就凭这个把“明集”两个字儿是否能发音成“民阿集”，一耳朵就辨认出乡亲。

可惜现在我成了“游子”，奶奶以及父母早已仙去，我再有对村寨的疑问也只能是午夜梦回时的独自怀想了。

还是说我们的邢阿寨在我小时候是如何的漂亮。我们的村庄地势很高，庄头上有断垣残缺的“围子墙”，围子墙下面是绕着村庄的一圈“苇子沟”。苇子沟一年里有三季都是吸引我和小伙伴们的好去处。春天拔鲜嫩的芦芽吃，秋天躲在里面藏猫猫，漫天的芦花把天空中的云摇荡得形态各异，常常让人看呆。夏天，这里就成了苇叶跳舞的青青世界。每逢炊烟升起，奶奶的发面要上锅了，就吩咐我“去苇子沟掰些苇叶来”。我颠颠地跑进苇子丛中，专拣肥大宽厚的嫩苇叶采，然后吹着苇哨回家，看奶奶一边把蘸了清水的苇叶铺在热气腾腾的蒸屉上，一边笑眯眯地夸我“好孩子”。我的肚子总是在苇叶与馒头的清香里咕咕大叫。那时并不知道，长大后的我不管走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美味多少披萨汉堡米饭香肠，我最想念最喜欢的还是面食还是馒头，也不曾想过亲爱的奶奶有一天会离开，永远不再回来。童年那个小小的我，只是蹲在灶前，看着奶奶拉着风箱，柴火的光映在她沧桑慈爱的脸上。

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一直很奇怪。奶奶说小孩子都是从南坡沙土窝子里捡来的。可是村子里常常有人会慌慌张张跑到我家里找我奶奶，说是“要生了要生了！”我的奶奶于是就镇静地拿出她的牛皮棕色的布包，牵起我的手去人家家里。她的小脚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走得很快，我的手在她粗糙的大手里，几乎是被拽着往前跑。可是小孩子是不允许进到屋子里去的，我可以在天井里玩石子儿，看着大人们进进出出端热水，拿毛巾。有一次老亲娘家的嫂嫂在屋子里“啊啊”地喊叫，我悄悄在一个端热水的人掀帘子进屋的时刻，瞅见了一个婴孩湿漉漉的黑头顶，那个时刻有点像是蚌壳吐出了珍珠。后来奶奶说，我从那时就不再相信小孩子是南坡沙土窝子里捡来的这句话。但是我对这个记忆不是太清楚，以后去南坡摸油螂粘知了还是常去沙土窝里看看，心底暗暗希望能捡个弟弟回家。妹妹出生后，爸爸经常在酒后哭，哭他没有儿子。我若是能捡个弟弟，爸爸不就不哭了吗？

南坡是沙土窝，两条交织成十字形的河流把这沙土窝牢牢抱在怀里。河岸上生长着高大茂密的洋槐，河边上有倾侧着绿衣裙照水临风的老柳树，两条河就这样，把南坡的沙土窝搂在怀里，扛在肩上。河里的水浇灌着沙土地，沙土地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是我们村的墓地，墓地里生长着些仿佛永远长不大的柳树，柳树间隙里是密密的紫穗槐。紫穗槐是灌木丛，荆条可以编筐子编簸箕编簸箩。我们村子的人就在这些植物的守望里新生或者老去。炎热的夏天，太阳亮汪汪在头顶，我常常一个人扛着粘知了的杆子在那些紫穗槐里钻来钻去。仰起头，阳光像金坠子一样打下来。我恐惧着那些突然出现在脚下的坟头，又暗暗渴望着某个沙土窝里传来婴孩的哭声。几十年来，我常常梦见在南坡的沙土窝里转悠，奶奶若在，肯定又要说我在沙土窝里吓丢了魂儿吧？

我时常丢魂儿，奶奶就时常给我叫魂儿。爸爸是不信“掉魂儿”这一说的。所以我在每年冬季到来之时的感冒，常常是奶奶和爸爸观念的较量。我爸在考取师范学校之前曾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他也有我奶奶那样的牛皮棕色的布包，里面是大大的玻璃注射器、棉球，还有小钳子、听诊器。我在高热或者低烧里迷迷糊糊听他“啪啪“敲碎针药瓶，我屁股上的肌肉就一阵紧张，鼻腔里弥漫起药液的气味。奶奶心疼地叹着气。打针后奶奶给我盖好多被子，说“好孩子要捂汗哦”，而爸爸总是把那些被子一层层掀掉，他坚持“感冒发烧要散热”。我病着，心里踏踏实实，我知道奶奶守在我身边，会把我丢了的魂儿喊回来。暗夜里奶奶向着油灯的火焰，白天里奶奶向着头顶的太阳，她喃喃低语，声音绵长温暖喊着我的乳名：“……霞儿哦来家吧……迎着这光明来吆……”

奶奶，如今，没有您的呼喊，那光明可还会送我的魂儿回家么？

冬天来过，就是一年的结束。老亲娘家去年冬天娶的新嫂嫂，那个让我看新媳妇时被人群挤得掉了鞋子的新嫂嫂，今年就抱着一个粉嘟嘟的小娃娃经常到我家里来玩儿了。我的那些玻璃的小鸡小鸭总被娃娃放到嘴巴上啃，或者在新嫂嫂不注意的时候一下子就扔到地上。小鸭很坚强，扔到地上也不会碎。我奇怪的是通体透明的小鸭，肚子里的彩琉璃花是怎么放进去的呢？我很多次在新嫂嫂和娃娃走了之后拿着小鸭往北屋门下的大青石台阶上摔去，但那可怜的小鸭宁死不屈，折翅断颈之后肚子成了一块顽固不化的玻璃疙瘩，它始终也没有告诉我肚子里彩花纹的秘密。

新年的脚步一天天近了，家里也更热闹起来。奶奶里里外外，忙着做饭、洗刷，忙着炸要过年的菜。母亲的缝纫机昼夜哒哒响着，她的学徒们、来送衣料裁衣服的人，在我们家屋子里说话谈笑。我听见她们悄悄议论，好像是老亲娘家的二姐姐嫁给了我们村西头“华侨家的”傻儿子。华侨是从日本回来的，在济南有大楼房。我心里直叹气，又想着那么俊的二姐姐好歹不用给那些永远吃不饱的牛打草了，心里又一阵轻松。她们一会儿又气愤起来，齐声骂苏家桥的海军“那个孩子没良心！”说考上大学就不要他没过门的媳妇了。“人家大兰子多好啊，没过门就天天帮他家干活儿——也幸亏是亲做的亲……”我认识兰子姐姐，是我姥姥家村里的。我还想侧着脑袋听听，可是爸爸来拍我的脑袋，“别听这些东家长李家短！”他在忙着给左邻右舍的人写春联，喊我去做他的小书童。爸爸写春联，教我认字儿，我已经能认好多字了，老亲娘说我是三岁上学的“大学生”。爸爸写到屋门上的，就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也有“冻死苍蝇未足奇，梅花欢喜漫天雪”。写到“梅”时，就得意地看看我妈妈忙碌的背影，哈哈笑几声，我猜想那是因为我妈妈的名字是“梅”的缘故。写到猪圈上的对联时，就写“大养其猪”，然后再念几声“养猪图攒粪，挣钱是枉然”。

日历就这样一页一页翻过去，最后换上新的日历本。新日历本的红色封皮儿上画着金色的图案，爸爸指着那图案跟我说：“右边是龙，左边是凤，这叫作龙凤呈祥。”难道我就是那条张牙舞爪的龙吗？可是爸爸又为什么说龙代表男，凤代表女呢？我明明是姓杨的女娃娃嘛！爸爸教我写名字的时候，不是也说“杨门女将有志气”吗？

每年燕子来我家大北屋的房梁上坐窝孵小燕子的时候，春天就又回来了。院子里的梧桐树荫越来越浓，我吃过清明的红鸡蛋以后，迫不及待地脱下了奶奶做给我的“蛤蟆”棉裤，我像芦苇沟那春水里的小青蛙，在光阴的河流里游动着蹦跳着，慢慢长大。日月轮回的日子走得远了就变成了世事的轮回，一步一日月，一生一轮回；花红陌绿的邢阿寨，沙啦啦唱歌的青青芦苇，连同至爱亲人的脸，就这样在岁月的云烟里，离我越来越远……

巨龙跨入新时代

◎李增

十九大谱写辉煌篇　举世瞩目扬锦帆
共商共建与共享　创新开放换新天

巨龙跨入新时代　雄关漫道新征程
华夏儿女强起来　初心不忘誓志铭

天府之旅

◎韩克顺

武侯祠

诸葛本是山东人，
蜀国为相建功勋。
智慧化身千秋传，
汉昭烈庙来拜神。

注：身为山东人的诸葛亮，从卧龙岗走进益州（成都），帮刘备建功立业，治理蜀国。死后建祠，与刘备同处一庙，实为罕见，到这里参观的人多为奔诸葛亮而来，因而人们也常把汉昭烈庙（刘备庙）称为武侯祠。

峨眉山

佛光、圣灯和云海，
金顶日出放异彩。
秀甲天山佛教地，
群猴拦路讨食来。

注：峨眉山以雄、秀、神、奇、灵和浑厚的佛教文化名扬天下，在海拔3080米的金顶看日出更令游人向往。山路沿途有较多猴群，常结队向游人讨食，胜为峨眉一大特色。

青城山

道教发源青城山，
曲径通幽树蔽天。
阁、洞、宫、观处处有，
身轻步健欲升仙。

注：青城山是中国道教发祥地，现尚存数十座道教宫观。山上林深树密，四季常绿，丹梯千阶，曲径通幽。在感受道教文化的同时，领略优美清爽的自然风光，有飘飘欲仙之感。

乐山大佛

大佛矗立三江口，
顶天立地世稀有。
眉毛一道五米长，
八点三米手指头。

注：乐山大佛雕凿在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汇流处岩壁上，是唐代摩岩造像的艺术精品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通高71米，眉毛长5米，指长8.3米，肩宽24米，耳朵长7米，有“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称誉。

杜甫草堂

茅草苫顶泥抹墙，
三间茅屋天下扬。
身居广厦千万人，
浣花溪畔瞻草堂。

注：杜甫草堂坐落于成都市浣花溪畔，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诗人在此居住四年，创作诗歌240余首，那首脍炙人口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这里创作的，现有“茅屋故居”等重要遗址，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现安居乐业的游客，每年有1000余万到这里参观瞻仰这座草堂。

都江堰

两千年前都江堰，
如今还在灌农田。
李冰父子功盖世，
历代水官也称贤。

注：修建于2200年前的都江堰，如今每年还灌溉着成都平原1000多万亩良田，被称为世界水利史的奇迹。除了当年李冰父子顺应自然，科学规划，从长计议，精准施工外，蜀地历代水官对这项工程不断维修、加固也功不可设。

（作者为本报原副总编辑）

董永故里话粗布

◎张洪梅

当年，与老公相亲时，媒人大姐传话说，跟对方说好了，就在县城董永七仙女雕像那儿见面（当年，董永七仙女雕像在博兴县城博城五路老邮电局路口，后搬移到湾头村）。还说董永七仙女的爱情故事被世代传为佳话，在那儿相亲没有不成的。

我一个外地来博兴工作的人，只当是媒人开玩笑了，只相信缘分。说来也怪，第一次见面，见老公憨憨实实的样子，模样咋就有“董永”的样子，给人的印象不错，就当自己是“七仙女”了，缘分就这样说来就来了。

我们的爱情修成了正果。要结婚了，新房布置成喜庆的大红色：被褥、床罩、壁灯、花瓶，都喜气洋洋的，犹如一家人的心情一样。

尤其是婆婆，喜气挂在脸上，忙前忙后，似乎感觉不到累。婆婆心细，日用品都给我们准备齐全，让我不理解的是，婆婆郑重其事地送给我一条粗布床单：“这床单是纯棉的，铺着舒服。”我看着颜色暗淡、纹理粗实、像旧布似的粗布床单，没有看上眼，尴尬地笑了，迟迟不接。婆婆看出我的心思，又热情地补充说：“这老粗布还是你姥姥留下来的，你哥哥姐姐结婚时，我每个人给了一条粗布床单，妈不偏心，也给你们一条，你铺上就知道了，这粗布越洗越柔软。”婆婆不容分说，就塞到了我手里。

处于对婆婆的尊重，我铺上了粗布床单，总觉那有些怀旧的颜色与我们房间热烈的颜色不搭，心理上还是不大接受粗布。老公却对粗布情有独钟，不但重复婆婆对老粗布的褒扬，还找裁缝做了一身粗布睡衣。我更加不屑，想起古人称“布衣”为“平民”，调侃说：“平民，布衣也。”老公不服，一副老夫子的腔调回应说：“布衣，舒服呀。”

时间能证明一切，那不被我看好的粗布床单，真的是越洗越柔软，并且透气、吸汗、防静电。婆婆给的粗布床单，一直铺了好多年。

生活里曾经拥有的物什，往往在某个角落被你不经意发现，就如我自从拥有了粗布床单后，粗布制品犹如灌了春雨的芦苇芽儿一样，在生活中葱郁起来。先是集市上有像婆婆一样的老年人，拎了包袱，在集市一角兜开包袱，摆上花花绿绿条纹、叠成方块儿的粗布床单，向路人介绍她的纯手工制品。后又有多家董家、顾家、李家、王家或者百家姓里某一家粗布店，在一个良辰吉日隆重开业。这也许就是此城与彼城的区别，有名片，有标志。粗布店咋说也算名片的一部分吧。先不说粗布花色五彩缤纷，可贵的是粗布不粗了，纹理更加细腻，手感更加舒适。

难忘那一次，走近粗布生活馆，目光立时被粗布制品攫住，房间里所有摆设都是粗布制品，怎个惊讶了得。床单、凉席、枕头、盖被一应俱全，还有那五彩斑斓的糖果软枕。坐着、站着、姿态各异的模特，或身着衬衣休闲裤，或身着及踝长睡衣，或身着大红唐装，悠闲自在的样子，居然令人心生羡慕。墙上的粗布壁画，描绘出形形色色的京剧脸谱，当真要把粗布当成宣纸了。博物架上，粗布布艺别具形态，让人爱不释手：喜庆的大红双鱼挂件，脊背上裹着蓝印花布，就像勤劳的顾家妇女般朴实；憨态可掬的小猪，头上围着花头巾，怎么看都招人喜欢。

粗布生活馆里，一位身着粗布对襟衣服的老外模特引起了我的注意，“啧，真帅！想不到粗布衣服老少、中外皆宜啊！”我赞叹着。热情的主人顾经理介绍说，如今的老粗布都经过了深加工处理，柔软不脱色，色彩多样，他们的唐装与围脖已经登上春晚的舞台，产品销往日、韩等国家。

听着顾经理的讲述，嗅着棉花里阳光的味道，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粗布的色彩也明丽起来，蓝是原野深处静谧湖水般的蓝，红是熟得正好的西瓜瓤的红，绿是柠檬初长成的绿，褐是新犁开的土地棕，黄是浅到无的小麦色。房间里跳跃着音符，董永七仙女唱着“你织布来我耕田”。这儿都是货真价实的绿色产品，不知“污染”为何物，这不就是我们所要的生活吗？

如今老粗布已真正走进我的内心，如同婆婆，如同老公，如同所有钟爱老粗布的人士，我与老粗布结下了不解之缘。